

赤 裸 的 午 餐

[美]威廉·已勒斯著
彭晓丰、孙小炯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兔子译丛》编委会

主编/冯亦代

编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吕同六 李 芒

李德纯 宋兆霖

林一安 杨武能

施咸荣 郭宏安

夏仲翼 董衡巽

“兔子译丛”序

我经常在想，世界文化有如在一片大地上的棵棵大树，树丛中的枝枝桠桠便是世界各民族的单个文化。民族文化由大地所孕育都来自一个根源，那就是生活。如果没有人类的生活，地球上也无所谓文化；而没有世界上的各民族文化，也就维持不了人类的文明。

各民族文化由各个不同方面组成，这中间表现得最明显的是文学艺术。在文学艺术中包含着这个民族的生存条件，她的历史过程、地理环境、社会结构、不同的风貌习俗和不同的反映这些事物的心态等等，文学（且不提艺术）则通过这个民族的文字语言，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

世界各国的文化进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之林早已脱离了一枝独秀的命运，她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又大大促进共同的繁荣茂盛。要了解一个民族的独特作为，文化沟通是基本的条件。文学既然是表现各民族文化的途径之一，所以要了解一个民族的各种特性，通过这个民族的文学作品，便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

我国历史上的几个文化繁荣时期，是和几次对外开放及大量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分不开的。现在经过三十年来的闭关自锁，又一次要求开放，则从文学上着手来了解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也就成为当前的首要之途。为了进一步理解他国的文化成果，我们不得不从文字翻译开始。

这十年来中国翻译事业的再次腾飞，在潜移默化中吸收了许多国外的文化因素成为自己的东西，也是毋庸讳言的。当然在吸收初时，不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这是在吸收过程中不能或免的事情；而要吸收其精华，扬弃其糟粕，则要看我们翻译过来的作品，是否经过精心的选择。

浙江文艺出版社所以要出版一套“兔子译丛”，目的就在使国人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国情有所了解。当然国内这样的文学翻译丛书已经有了不少种了，但也正因为国外的文学书籍何止万千，单是我们现在国内的出版品种决不能全部容纳。所以浙江文艺出版社愿意对国外的文学作品，再予一番梳理，取其精品，着重介绍由于种种原因尚未被国人所了解的二十世纪著名作家的代表作，作一些拾遗补缺的工作。

我们希望这套“兔子译丛”能担负起这个使命来。兔子是种活跃而繁殖有力的动物，栖息于树根草丛，得到营养和生存，并能遍及大地；我们也希望这套丛书使我国的文化交流活动更为活跃起来。我们反对抱残守缺，做文化上的死硬派；我们要拾起他人未见的珠玑，

为繁荣我国的文化事业贡献力量。区区此意希望得到国内读书界的首肯和合作。

冯亦代

1988冬于听风楼

目 录

“兔子译丛”序·····	冯亦代 1
译 序·····	孔小炯 1
作者原序·····	威廉·巴勒斯 1
赤裸的午餐·····	1
附 录·····	···246



译 序

庄子的梦见为蝶，表现出他对现实的一种具有浓郁浪漫气息的疑惑。而当代西方社会中对于现实的怀疑思潮，则弥漫着一股难以言喻的苦涩和绝望。它蕴含着明确的判断：现实就是非现实，并且对这种非现实充满恐怖；它对真正的现实的苦苦寻觅，在最终总是被证明为一种抓住自己的头发试图离开地球的徒劳之举，从而归结于悲观和绝望。这种对现实的怀疑思潮，因二次大战后暴露的社会问题的刺激而日益强化，已成为欧美知识分子的一个主要梦魇。威廉·巴勒斯就是这庞大的怀疑者队伍中的一员，他的创作，也正是以对现实的怀疑为基点的。

威廉·巴勒斯在中国并不为人所熟知，他的作品固然不少，有《吸毒者》、《诺瓦快车》、《野孩子》等十几部，但由于其小说涉及毒品、暴力及污秽物等，小说的实验性又使其晦涩难读，所以一般是在谈及“垮掉的一代”时，简单地介绍一下。事实上，巴勒斯虽然表现出“垮掉的一代”的某些特征，却不是后者所能囊括的。他完全可谓当时文坛上的一个卓尔不群者。

巴勒斯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他来说，在社会中博得一席之地毫不困难。但他不想落入这人生的窠臼，甘愿四处漂泊，以各种杂活糊口谋生，最后成为专业作家，致力于以文学表现他对人生的探索。

正如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巴勒斯始终被对“现实”的疑虑所困扰，害怕被固定于某种“现实画面”中。在他看来，我们周围的所谓“现实”，只是一种企图控制人类的邪恶势力，为“接管”人们的意识而构造的假相，其目的在于阻止假相的接受者与他们内部以及外部的真正现实建立联系，从而把他们的意识纳入假相运行的轨道。所以，好莱坞固然是梦幻工厂，我们周围的所谓现实，又何尝不是邪恶势力通过传播媒介、习俗传统等编造出来的，在人生中展映的影片呢？“我们所谓的现实，实际上是一部电影，一部我称之为生物片的影片。”

对于那企图控制人类的邪恶势力，巴勒斯没能、也无法作出明确的界定。其名谓也时常变更，或是“敌人”，或是“病毒”，或是“邪恶”，或是“外部势力”等等，不外乎一些抽象空洞的概念。这些模糊的概念反映了巴勒斯没能对现代社会中人类遭遇的全方位钳制和极其复杂的对立面作出明晰的分析，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模糊性反倒使我们的认识更易于适应这迅速变化着的现代社会。那邪恶的势力在他的作品中重复出现，一再扩展，到一九六四年的《诺瓦快车》中，已成了旨在接管宇宙的力量，一种邪恶的宇宙代表。

巴勒斯虽然只是抽象地概括了他所深恶痛绝的邪恶力量，但对其如何“接管”和“控制”人类的方式则作了详尽的探讨。在此，巴勒斯引进了病毒这个概念，从而把生物学与当代传播媒介结合在一起，取得了出色的隐喻效果。在他看来，邪恶势力是通过各种形象与符号系统来达到一种寄生式的接管和控制的，也就是说，由邪恶操纵与炮制的形象和符号系统，就像病毒侵犯人体时，毁灭健康的人体细胞组织，代之以自己的复制品一样，吞噬了人类的独立意识，用它们的废物来充斥人的心灵，从而使人类除了依然保持着一副身躯外，实际上已丧

失了自身，并且被封闭在由邪恶势力控制和限定的时空——虚假的现实中，成了牵线木偶。

基于这个认识，形象与文字被巴勒斯放到了他的解剖刀下。巴勒斯强调形象与文字对于人类具有一种类似于毒品的力量。就像极易沉溺于毒品一样，人类也极易依附于形象与文字。通过传达那些虚假的现实影像，邪恶势力可使人们耽溺于此种影像中，从而达到“接管”的目的。不过比较之下，文字是更为有力的一种工具，人类更易耽溺于文字，受其欺骗。通过囊括一切的文字传播媒介，邪恶势力可以更为有效地进行换脑。所以巴勒斯把文字视为对人类的极大威胁，认为诸如美国的《时代》、《生活》、《幸运》等影响巨大的杂志集团就是一种控制系统……某种警察组织，利用庞大的“词语和形象银行”在欺骗愚弄着读者。

为了对付邪恶势力用以控制人类的这种方式，巴勒斯发展了两个概念：“碎切”和“拼凑”，并运用于自己的小说实验中。这也就是说，由于邪恶势力是使用组织文字，呈示形象的传统方式来构架虚假现实的，因此唯有无法预见的，任意的行为才能破坏这种奠基于传统信息交流规律的方式及其传达的虚假现实。这种行为就是“碎切”与“拼凑”，它能摧毁虚假的现实结构和模式，能把人类从语言的陷阱中解救出来，使其免遭那些形象与符号系统的控制和接管。

但这样势必会产生一个悖论，那就是作者在企图破坏传统的同时，他自己也不得不利用世俗的语言规律，利用形象与文字来传送信息，于是他所深恶痛绝，全力破坏的事，也就是他正努力的对象，他自己也成了一个符号形象系统的操纵者。对此，巴勒斯认为，由于他并未摆脱这个世界的束缚，而只是在意识上与这“世界”隔开了一段距离，因此他仍然得和文字

形象发生关系。但是他之操纵文字与形象，并非要人们去接受现有的虚假现实，而是要读者意识到现实的虚假性。他的方式导致的将是一种解放，而不是对意识的控制。“碎切”与“拼凑”将在形象文字间建立起新的关系，从而让人们看到新的、真正的现实图景。

上述这些见解与认识构成了巴勒斯思想中的主要内容，并决定了他小说创作的主要意蕴就是揭露与抨击邪恶势力及其借以接管控制人类的虚假现实，探索反控制和反驯化的方法。诚如他在会见记者时所说的：“在《赤裸的午餐》和《柔软的机器》中，我诊断出一种病症。而在《爆炸的车票》和《诺瓦快车》中，则提出了一种治疗的方法。”这种意蕴早期主要围绕吸毒和地下世界展开，这不仅是因为他长达十五年之久的吸毒经历给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材料，也因为吸毒使他深刻地认识到，毒品，也是一种与人对立的邪恶力量，能侵入人体接管人的自律意识。所以，在他眼中，毒品就成了对这个世界上企图控制奴役人类的邪恶势力以及折磨着当代文明的种种病患的一个恰如其分的隐喻；吸毒生活，就是对邪恶势力意欲控制人类意识的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但从一九六四年的《诺瓦快车》开始，吸毒世界隐退了，巴勒斯“企图为空间时代创造一种新的神话”，他想用科幻小说的形式来反映新的时代，反映宇宙性的自由力量与邪恶的控制势力间的战争与对抗。虽然小说的描述对象和空间都拓展了，但是现实性显然是削弱了。

巴勒斯的上述认识也决定了他的实验小说在表现形式上的特征。他的“拼凑”和“碎切”实验以及在词语选择、句法结构等方面的变革，使他作品中许多章节似乎都带着一种梦幻的氛围。令人惶惑的回声、预兆和细节在读者眼前闪烁不定，迷离恍惚。而且它们之间还无逻辑上的关联，只是那强烈而又变

化不定地漂移着、骚动着语言板块的组合。在阅读他的作品时，读者常常会发现自己得一刻不停地去寻找形象的意义，寻找作者暗示的意图，在一片嘈杂中倾听意义的信号。有时，读者也确能领略到一种从日常的知觉模式中脱逃出来的解放感，但大多数时候，读者感到的是不知所措的困惑和难以理解。这种晦涩，再加上巴勒斯故意在作品中描写的那些为传统和正宗文学所不齿的性、暴力、毒品甚至大粪等污秽对象，成了巴勒斯的作品招致攻击的主要原因。

在了解了巴勒斯思想和创作上的特点后，《赤裸的午餐》这部令人眼花缭乱的小说也许就不再是那样的不可思议了。这部小说是巴勒斯作品中最为出名和富有代表性的一部，在美国经过几次引起轰动的审判后才允准出版，而其实验小说的特征在书中也都有所表现。

这部小说没有叙述的连续性，书中交替出现的似乎是来自淫秽的狂欢以及无聊的连环漫画中的粗鲁滑稽的一幕幕场景，还有一段段冷静的科学分析。独立的情节片段互不关联，随意地扩展或缩略，仿佛毫无关系，但却共存于巴勒斯心灵的建构中。由于段落间的次序及结构关系并非作者的属意所在，巴勒斯声称读者可以在这部小说的任何一页开始阅读而不妨碍其理解作品。

这部小说的书名，按巴勒斯的说法，就是指看到餐叉叉着何物时的那“凝止的瞬间”。而产生这“凝止的瞬间”，也正是小说的意图和成就。书中有个片段描写了巴勒斯吃的一顿午餐：一只肮脏的鸡蛋和一个只剩一条巨蛆的桔子。小说给我们提供的也正是这样的精神食物：赤裸的人间丑恶和文明的溃烂，一堆没有情节外壳的污秽就这么定格在读者眼前：这就是你们所吃的现实午餐。

在小说的序言部分，巴勒斯邀请读者进入“比尔的赤裸裸的午餐间”，并询问：“你怎么选择，是冰冻的液压千斤顶呢，还是想和‘忠实的比尔’一起转悠着看看？”这是因为吸毒者的新陈代谢水平几乎接近于零，所以巴勒斯用“冰冻液压千斤顶”比喻呆坐着的吸毒者，而吸毒者的生活则被喻为“古老的冰屋”中的生活。生活被冻结在永恒的静止中是小说中主要的观点。在巴勒斯看来，大多数人，特别是现存的权力机构，都致力于该过程。而他提供的选择，则是与比尔一起转悠着看看——看看在虚假的现实外壳下究竟有着什么。

在这部小说中，巴勒斯实际上描写的是人类的自我身份在西方现代社会中被吞噬，被同化或架空的各种方式。由于无法明确界定，他描写了一系列的形象，以展现那邪恶势力及其代理人的活动模式。在描写吸毒者的地下世界的第一部分中，正在逼过来的告密者和贩毒者就是这样一些生动鲜明的“吞噬者”形象。例如，告密者威利，那张“盲目地东寻西找的嘴巴”，会把发现的每个吸毒者的骨汁都呕出来；买主布莱德利，他有一种把他人融入自己的秽行中的欲求，在他出现时，人们就会消失；“鞋店小子”——用“腐烂的原生质”构成的手指摸索着他的牺牲品，是一个让女人彻底堕落的皮条客。在小说的最初篇幅中，漂移着的就是这样一些活跃在恶臭污秽的废墟中的吞噬者和被吞噬者。这个开头部分描绘了吸毒世界如何变成恶梦的连环漫画，使读者得以窥见那解体的人类形象的万花筒。

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本威医生，是一个当代美国小说中常出现的骗子医生，一个邪恶的滑稽而又奇特的化身。本威是个掌握了吞噬人类自我身份的所有方法的大师，他相信，正如曾有个女间谍混淆了自己的掩护身份和真实身份一样，他也可以运用“心理柔道”，混淆对象的意识与无意识的内容，使其以假为

真，从而通过灌输假象达到接管与控制人类意识的目的。作为一个精神控制术的专家，一个“符号系统的操纵者和协调人”，本威集中体现了美国小说中的主人公最为害怕和恐惧的一切。本威在安尼克西亚、自由之土共和国以及“驯教中心”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就是巴勒斯对当代西方社会的一个讽刺性评论。这一部分描写的本威的病人在偶然逃脱出来后所上演的那一幕暴力与性狂乱的场景，则表明了作者对于所有的接管与控制——无论是通过毒品，还是信息媒介或其他——最终将出现什么样的结局的见解。

在本威的片段以后，巴勒斯笔下出现了一个城市，一个犹如糜烂的肠道，泛滥着对精神的残戕和毒害的城市。城中居住的是更为可怖的人形野兽。偶尔，被称为“梦幻警察”的不知名力量，勇敢地企图扫荡这城市。但在“一团团腐烂的原生质”中，很快就被淹没解体了。这是作者首次暗示还存在着一种与邪恶抗争的力量。

小说大部分场景都位于其意不言自明的“区际城”，主要讨论人类形体溶化分解为“胶冻”与“尘埃”的命题。在这“区际城”中的市场上，人类所有可能的堕落与邪恶都聚集起来，躺在那儿等待着，如“幼虫等待着活体”，等待着接管和控制。这个作者创造的世界在那个被其肛门接管的男人的故事中可说是得到了精辟的概括：那男人渐渐被一层胶冻覆盖起来，消失了人形。在这过程中，眼睛曾一度未盖住，“最后大脑一定是呜呼哀哉了，因为眼睛弹了出来。”在这部小说中，死亡的眼睛、废弃的眼睛、茫然无神的眼睛等字眼一再出现，它暗示着意识的状态：敏锐的眼睛是人类自我身份的标志，而死气沉沉的眼睛则表明了成功的“接管”。这种接管还总是表现为生命的高级形式为低级形式代替，如胶状物取代了人类的眼睛。这

世界就是这样一个“本威们”竭力想用“能达到所有目的的一团东西”取代人类复杂性的世界。这生命被扼杀的噩梦始终惊扰着作者，所以他就不断提到“原生质”、“液化”。书中不断出现的人类变成动物，而后是植物，最终是矿物的描写，表示的也正是这种焦虑。

在描写区际城内的生活时，作者还给城内的党派勾勒了一幅漫画。一方面是液化主义者，送货主义者以及分裂主义者。它们大同小异，都是对人类的自我身份充满敌意和威胁的“病毒”。液化主义者致力于消解“人”；送货主义者通过传播媒介，用信息来接管和控制人的意识；分裂主义者则通过同性繁殖，大量复制自身，想使“这世界上只有一个具有千百万分开的躯体的人”。站在这些异己势力对立面的只有一个政党：实事求是党。对于那些人类病毒，巴勒斯认为只有培养出一种不受感情的扰乱，按事物的真实面貌加以认识和理解的能力才能与之对抗。实事求是党就表现了巴勒斯的这种期望。

这部小说中，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所揭示的从邪恶势力下脱逃的可能性。小说是从李随着热气的逼近，几乎在地铁中落入陷阱开始的。小说的第一句话“我能感觉到热气正在逼过来”，暗示着向人类聚拢来的威胁，传达了小说的大部分意蕴。小说结尾，一个声音在说：“他们正在重建城市。”李回答道：“对……老是在……”这城市就是社会的构架，它实际上代表着各种垃圾废物。它还不断地在产生着毒品和吸毒者——新的垃圾，进行着废物的自我更新。这城市是不可摧毁的，因为你怎么可能摧毁一堆垃圾呢？最好的结果也只将是乱七八糟地挪动一次垃圾而已，而这又是这城市本来就提供给你的。所以，在这一切中，几乎没有自由的任何位置。这反映了巴勒斯对于社会革命的悲观看法。不过就个人来说，脱逃还是有可能的。办法就

是冲破“世界之镜”——反映自我被凝固和锁闭在其环境中的形象的社会镜子——和既有的时空样式（所以作者经常有意地描写穿过窗子跳出去）。在这部小说中，巴勒斯唯一提到的一位历史人物是爱因斯坦，这是因为他就是一个把人类从其被囚禁的时空模式和概念中解救出来的科学家。在写到一个朋友从挤满暴徒的房间里穿过窗子跳向自由时，巴勒斯说：“疗法总是：放手，跳！”这也正是当代美国小说中，众多正努力逃避那与人对立的环境的主人公所遵循的疗法。但这获得的只是精神的自由。巴勒斯以为，只有“内在的自由才是可以企求的”。所以当你跳出了“城市”的禁锢，你就获得了自我的内在时空，就站到了一个可以见到那赤裸裸的现实的优越地位上。

巴勒斯的“区际城”，也是一个语言之城。它不仅是实际上的社会构架，也是以文字建成的、弥漫着虚假信息与代码的所在。那些信息与代码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到易耽溺于文字毒瘾里的人们的意识中。对此有三种对抗的可能：或堵塞这些信息的传播，或毁灭它们，或超越语言，进入“寂灭”之中，总之是切断信息与其接受者间的联系。但作为一个作家，巴勒斯还是不得不运用语言去把人们从语言中解放出来。所以，他在悖论前的唯一选择是运用语言与信息去扰乱人们的“正常”意识和思维习惯，也就是使用“碎切”和“拼凑”法，引导人们去观察真正的现实。

巴勒斯的这种认识决定了他小说的实验特征。书中所有趋于固定形式的倾向都被微粒化的倾向取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小说在展开过程中也就毁掉了自己：那些中断、跳跃、毫不解释的转换实在太多了，目不暇接之下，令读者都忘了是在读一部小说。书中没有贯穿的叙述者，甚至连叙述的原则也没有。读者感受到了一连串事件，但看不到明确的关联，

也不知从何而来。这几乎像作者在随意泼墨作画。事实上，巴勒斯也正是把他的小说看作向四面八方抛撒的书页的。在作者看来，这种放弃传统的结构，不去控制作品材料的作法，能使他摆脱历来小说用以证实它的存在和现实性的传统方式，并使小说的读者在以自己的方式拼凑那些情节碎片时，获得一种新的现实感和解放感。

这部小说另一引人注目之处是巴勒斯使用了各种各样的语言、话音、修辞格，同时书中还隐现着狂欢庆祝和马戏表演的画面。这是因为巴勒斯以为如果只有一个声音在嘶喊倾诉，那么相应的也只有一个现实的摹本，他想通过运用不同的语言习惯，以及毁坏语言的常规用法，来避免落入任何可能的陷阱。所以从表面看，巴勒斯似乎始终在毁灭和玩弄语言，滥用和贬黜语言，使语言，就如小说中的毒品贩子说的，“正在分崩离析，失去棱角，变得模糊不清，成了乱七八糟的一团”。但这一方面是对一个一切正归于无形无状，归于寂灭的熵律世界的恰如其分的隐喻，另一方面却也正是巴勒斯破坏意识“接管”和启悟新思维的尝试。

《赤裸的午餐》确实是部名符其实的实验小说。它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甚至都难以辨析出相对界线。无论是其貌似纷乱的语言，还是为正统文学所不齿的描写对象，无一不是作者的认识和意图的直接、间接表露。从总体来看，虽然由于世界观的局限，巴勒斯是在一个抽象、笼统的层次上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人类的，因而在他的小说中表现出一种模糊性和悲观情调，在文学表现形式的创新上表露出一種偏激，但小说对于资产阶级的利用传播媒介毒害控制人民，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本质的认识和揭示等，无疑是具有一定深刻性的。此外，小说中虽然大量涉及性、毒品等，但都意在“曝光”“现实”，不像

那种自封高雅的“半遮面”描写，诱人意淫，而是让人感到厌恶，引人反思。小说突出地显示了反“文化”的性质。可以说，作为一个现代派作家，在以反传统的手法揭示西方社会的社会问题和精神危机方面，巴勒斯丝毫不逊于他人。唯一与众不同之处，也许在于他在反传统方面走得实在太远了些，超出了同时代人的承受力。所以难怪像D·霍夫曼这样宽容的批评家也要说他是“古怪的小说家”了。

对这样一部连西方学者都难以读懂的作品，翻译自然成了一种奢望。以译者之拙笔薄识，倘能传达原作风貌之一二，已是过望了。所以敢不揣冒昧，是望此陋砖，能在让读者稍窥巴勒斯作品门庭之余，引亲大家之手笔。

孔小炯

作者原序

证词：关于一种病症的陈述

在我四十五岁之际，我自此种沉痾痼疾中霍然而苏，心宁情宓，神清志爽，除了疲弱的肝脏和白骨再生般的形貌——这在此病的幸存者中极为寻常——以外，健康状况也颇差强人意。大多数的幸存者对于他们的谵妄病态只有一个模糊的记忆，但我却对这种病症及其谵妄之态作了确凿无疑的详尽札记。这些我已不清楚如何作下的札记现在以《赤裸的午餐》为名出版了。此书名是杰克·克鲁阿克提议的，在我最近一次康复之前，我一直不明白它的意蕴。其实，这个书名的意蕴就是这些词的本义：赤裸裸的午餐——在所有的人都看清了自己的餐叉叉着何物时那仿佛凝止住的一瞬间。

这种病症就是吸毒之瘾，而我则是一个有着十五年历史的瘾君子。我之所谓“瘾”，是指麻醉品（这是对鸦片和/或者其衍生物——包括从地美罗到帕尔菲姆的所有人工合成药物——的统称）的“瘾”。我使用过各式各样的麻醉品：吗啡、海洛因、地洛底、优科达、潘多芬、迪奥科地、迪奥赛因、鸦片、地美罗、美沙酮。我吸麻醉品，也吞食这类东西，还进行皮

下、肌肉、静脉注射，有时使用直肠栓剂。注射针头并非不可或缺。不管你是吸、吞，还是把它们塞进你的屁股里去，结果全都相同：上瘾。我所谈的吸毒成瘾并没有涉及到柯夫、大麻或者印度大麻制品、美索卡因、LSD6、圣莫戌芦姆或任何其他幻觉类药物——尚无证据表明使用幻觉剂会导致肉体上的依赖性。这些药物的作用从生理学角度来说与麻醉品的作用正相抵触，由于美国政府以及其他禁毒部门的过分热忱，这两类药物令人可悲地被混而为一了。

在十五年的吸毒过程中，我了解了吸毒者活动的确切方式。吸毒者构成一个金字塔，每一层次的吸毒者都鱼食其下一层次（所以，上层吸毒者总是脑满肠肥，而街头瘾君子则是骨瘦如柴，这决非偶然），直至其顶端的头儿或头儿们——因为存在着许多以这个世界中的人类为食的吸毒金字塔。所有的金字塔都奠基于几条基本的垄断原则：

1 永不施舍。

2 除了迫不得已之外，决不滥予（牢牢抓住那些饥不择食的买主并使他们企足而待）。

3 始终尽你之所能去攫取一切。

贩毒者总是能满载而归：瘾君子需要越来越多的麻醉品以维持一个人类的形体……用钱来摆脱瘾头发作时的困苦。

麻醉品是垄断和占有的典型模式。瘾君子虽在一旁旁观，可上瘾的腿却径直把他带上了毒品构成的独木桥，于是又堕入了深渊。麻醉品可以度量和加以精确的计算。你用的次数越多，吸收的就越少。要想好好地过一次瘾，就需要更大的量。那些使用幻觉剂的人认为它们是神圣的，形成过“砒亚特崇拜狂”和“巴尼斯特崇拜狂”、“印度大麻崇拜狂”和“圣莫戌芦姆崇拜狂”——“墨西哥的圣莫戌芦姆能使人见到上帝”。但是

从未有人提出麻醉品是神圣的，未曾有过鸦片崇拜狂。鸦片是亵渎神圣的，像钱一样计量。我曾听说在印度一度出现过一种不会成瘾的“仁慈”的麻醉品，名叫粟麻，形如美丽的蓝色浪花。如果粟麻真的存在过，那么贩毒者准会群集其处，收集贮藏，垄断出售，而粟麻就会变成古时候简朴的毒品了。

毒品是一种理想的产品……绝对的商品。无需花费口舌兜售，顾客甚至会从阴沟中爬过来乞求购买……贩毒者不是把他的商品卖给消费者，而是把消费者卖给了他的商品。他不用改进和简化他的商品，而是贬黜和简化顾客。他甚至用毒品来打发他的手下。

毒品开出了一张这“邪恶”之毒的基本处方：需求的代数学。“邪恶”的面貌始终就是绝对需求的面貌。一个吸毒鬼就是一个极度渴求毒品的人。这种需求无视常规用法，绝然不知有什么限度和控制。按这绝对需求的话来说就是“你愿意吗？”哦，你当然愿意。你愿意撒谎骗人、出卖朋友、做梁上君子，不惜用一切手段来满足这种极度的欲求。因为你会处于一种极端的病态和不由自主的状况中，已无法反其道而行之了。吸毒鬼只是一些丧失了行为选择权的病人，就像疯狗无可避免地要咬人一样。对于他们的目的来说，假设一种自以为公正善良的立场是毫无意义的，除非你的目的也是使毒品之病毒保持活力。记得我曾和一个美国人聊天，他为墨西哥的口蹄疫病委员会工作，月薪六百，外加花销公家报销。

“这种流行病将会持续多久？”我询问他。

“看我们能使它持续多久……对了……这种口蹄疫或许还会在南美爆发呢。”他梦呓般地说。

倘如你想改变或者毁掉一个按顺序衔接的数字构成的金字塔，你就得改变或移去其底部的数字块。同样，如果我们希望

毁掉吸毒的金字塔，我们也必须从这个金字塔的底部着手，也就是从那些街头瘾君子着手。不要再唐吉珂德式地去攻击所谓的“贩毒头儿”。所有这些头儿都是随时可让人取代的。在吸毒的方程式中，那些靠麻醉品赖以活命的街头瘾君子才是不可替代的因素。一旦不再有瘾君子去买毒品，贩毒自会销声匿迹，而只要存在着对毒品的需求，总会有人乘机钻营。

吸毒者能治愈或加以隔离，也就是说，像伤寒病毒携带者一样，在微不足道的监管之下，允许配给一定数量的吗啡。如果此事能成，这世界上的吸毒金字塔就会分崩离析。就我所知，英国是运用这种方法来解决吸毒问题的唯一国家。在联合王国，他们隔离了大约五百个吸毒者。在下一代人那里，当这些被隔离者死去而一种按非麻醉品原理起效用的止痛药又被发明后，毒品病毒终会像天花一样，成为历史大书中合拢的一章，只有医学上的好奇心才会使人伸手染指。

能把毒品病毒驱逐进万劫不复之过去的疫苗是存在的，它就是由一个英国医生发明的阿朴吗啡疗法（医生的姓名，在我得到允许引用他那部根据三十年用阿朴吗啡疗法治疗吸毒者和酗酒者经验写成的著作以前，我无权透露）。这种疗法，早在其被用于治疗吸毒者之前就已被人们发现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无麻醉品或具有止痛药特性的阿朴吗啡，麻醉品或阿朴吗啡唯一用途是在中毒病例中作为催吐剂来诱发呕吐，它直接作用于后脑的呕吐中枢。

我是在毒品快用完时才找到这种“疫苗”的。当时我住在丹吉尔^①土著居住区的一个房间内，已有一年没有洗过澡换过衣服，除了每隔一小时在溺毒已极的纤维状灰木似的肉体上

^① 丹吉尔：摩洛哥港口城市。

扎上一针时，连衣服都不脱。我从未清理打扫过房间，针药空盒和垃圾一直堆到天花板顶。由于拒付用费，电和水早就被切断了。我真的是彻底地一事不干，甚至可以盯着我的鞋尖看八个小时，只是在毒品耗尽时才起来动弹一下。如果有朋友登门拜访——由于无人或无事值得拜访，来客自然绝无仅有——我们呆坐在那儿，对他进入我的视野——一块始终空无一物和模糊不清的灰色屏幕——和离去丝毫无动于衷。即使他在此时此地一命呜呼，我仍会凝视着我的鞋尖，等着去搜他的口袋。难道不会吗？因为我从未有过足够的毒品——无人能有此荣幸。一天三十喱吗啡并不足以敷衍过去，还得在杂货店门前久久地等待。在贩毒业中，拖延是规则。“大人先生”总是姗姗来迟。这并不意味出了意外，在吸毒世界中是没有意外事故的。通过反覆的耳提面授，吸毒者都清楚如果自己未能搞到一份麻醉品时将会发生什么后果。凑起那份钱来吧，否则就难卜吉凶。可我的惯用量，突然间开始一再上升，一天的吸毒量已达五十甚至六十喱，而且这还不能使我满足，更别提我已是囊中羞涩了。

手持最后一张支票站在那儿，我意识到这是我最后的一点钱了，于是我乘上了飞往伦敦的下一趟班机。

医生对我解释说：阿朴吗啡作用于后脑中枢，它调节新陈代谢和使血液流通正常化的方式足以在四五天时间内就摧毁毒瘾的酶机制。一旦后脑中枢完成了调整，阿朴吗啡的供给就可中止，仅在故态复萌时才需使用（没有人会为了取乐而使用阿朴吗啡，从未有过关于阿朴吗啡瘾的病例记录）。我同意接受治疗并住进了护理所。在最初的二十四小时内，我实际上就像许多严格戒毒的瘾君子一样，成了一个疯子 and 妄想狂。二十四小时的阿朴吗啡强化治疗驱散了这种谵妄之态。医生给我看了

用药表。我使用过微量的吗啡，不过这根本不可能解释我为何没有出现更严重的戒毒症状，譬如腿部和腹部的痉挛、高烧以及我的特有症状：冷炙（每个瘾君子都有自己无法加以控制的特殊症状）——犹如身上布满着无数的蜂刺，同时又用薄荷醇在搓揉。在这个戒毒公式中有一个失踪的因子，这个因子只能是阿朴吗啡。

我看到阿朴吗啡疗法真的产生了效果：八天以后，我离开了护理所，睡眠和进食都已恢复正常。整整两年，我滴点不沾麻醉品——一项十二年以来破天荒的纪录。由于疼痛和生病的结果，我的毒瘾也复发过几个月，又一次使用阿朴吗啡疗法使我戒除了毒瘾，得以完成这本书的写作。

从其性质来看，阿朴吗啡疗法是不同于其他治疗方法的。所有那些短期削减疗法、慢速削减疗法、可的松疗法、抗组胺疗法、镇静剂疗法、睡眠疗法、利血平疗法、甲苯丙醇疗法，我都尝试过，但其中没有一项疗法能持续到度过第一次复发的危机。我可以确凿无疑地证明，在我接受阿朴吗啡疗法之前，我从未在新陈代谢方面受到过治疗。来自莱辛顿戒毒医院的占压倒之势的复发数字导致许多医生认为吸毒是无可救药的。在莱辛顿医院，他们运用的是一种美沙酮削减疗法。就我所知，他们从未试用过阿朴吗啡。事实上，这种疗法受到了极大的忽视。无人对阿朴吗啡配方的变动或其合成剂做过任何的研究工作，否则，药效比阿朴吗啡强几十倍、又无呕吐副作用之虞的药物肯定能研制出来。

阿朴吗啡是一种新陈代谢与心理的调节剂，在起到效用之后，可以立即停止给药。这个世界上泛滥镇静剂和能量合剂，可是却没有给这种独特的调节剂一席之地。也没有任何大型医药公司对此作过研究。我所建议的对阿朴吗啡的变异体及其合

成剂的研究，将会开辟出一个远远超越出吸毒问题的新的医药前沿地带。

天花疫苗曾受到过一个喧嚣而疯狂的反种痘者团体的反对。所以，当对那些利益攸关或神经错乱的人们中的毒品病毒也来一下釜底抽薪时，抗议的叫声无疑会喧嚣尘上。吸毒涉及面甚广，总是有狂热分子和指使者掺杂其中。但是决不能允许他们干涉注射预防针的疗法和隔离的基础工作。毒品病毒是当今世界上第一号公共健康问题。

由于《赤裸的午餐》讨论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因此粗暴残酷、污秽可憎和令人厌恶就无可避免。疾病往往有着不适于娇弱者的令人憎恶的细节。

本书中某些被目之为色情性的章节，是照乔纳森·斯威夫特的《不过分的建议》中的方式，作为反对死刑的鼓动性文章而写的。这些部分意在揭示死刑确是一种野蛮可憎、令人讨厌的时代错误。正如那种常常是毫无佐菜的午餐，倘若文明国家想要恢复在圣林中举行的那种巫师导演的悬绞仪式或者与墨西哥的阿兹台克印第安人一起茹毛饮血，用人类牺牲的鲜血祭奉他们的神灵，那就让他们见识一下他们本来吃喝的是些什么，让他们见识一下在他们那无所不及的“报纸调羹”的末端有着一些什么货色。

在写作过程中，我几乎还完成了《赤裸的午餐》的一部续作。它是对需求的代数学在毒品病毒之外的一种数学上的延伸。因为我认为存在着许多形式迥异、但全都遵循着基本规律的毒瘾。以海德堡的话来说就是：“这个世界也许并不是所有可能存在的世界中的佼佼者，但无疑能被证明是最为单纯的世界之一。”人类若能洞察，此言当为不虚。

附言……你说呢？

平心而论,倘若有人从任何其他角度唠叨此事,我们很可能要对他的细胞质之父系或细胞质之母系产生兴趣了……“我再也不想听任何陈旧过时的有关吸毒的长篇大论和凿凿之据了。”……同样的话已说过何止上百万次,滔滔不绝毫无意义,因为它丝毫无损于吸毒世界。

当毒品的流通由于无力支付而被切断,吸毒鬼由于缺乏毒品和长期服食过量而死亡,那些老奸巨猾者也已遗忘了他们的骗局——在毒品的遮掩之下所简化出来的一种方式,一种吸毒鬼们将……——时,这条腐朽的死亡之路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它的“刺激性”了。在那些瘾头发作的瘾君子除了一饱眼福和耳福外别无选择时,丑态百出之状就会呈现于眼前……小心汽车……

显然,吸毒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街头流浪汉中,情况更是如此。无论何处,他们中吸毒者总是成帮结伙。如此的报道材料可谓积案盈箱,令人触目生厌。

吸毒者总是在抱怨他们所谓的“冷”。他们竖起污黑的大衣领,用手护着枯瘦的脖颈……典型的吸毒犯的模样。吸毒者不需要温暖,他需要的是“凉——冷——寒冷”。他就像需要毒品一样需要这种“冷”,不过不是那种对他一无益处的外部之“冷”,而是其身内之“冷”。这样,他就可以像一只冰冻住的液压千斤顶那样,笔挺地坐在那儿……他的代谢水平几乎接近于绝对“零度”。濒临绝境的吸毒者往往会历时两个月而不解一次大便。他们的肠道因久坐而凝止不动——难道不是这样吗?需要使用开塞露或外科器械……古代的冰屋中的生活正是如此,为何要移来动去,浪费时间呢?

空处还允许再让一个人进来,先生。

某些实体是处于热力的激励之下,所以他们建立了热力学……不是吗?

我们中的某些人则受到了不同的刺激。此事袒露于众目睽睽之下,情形,恰如我想见识一下我之所食和所泻——在这种情形下,可能已作过必要的修饰——的方式一样。“比尔”之赤裸的午餐间……径直进来吧……老幼咸宜,人兽俱佳。没有什么能比一些“蛇油”^①更能让人身上的齿轮润滑起来,在运动衫上留下炫耀的痕迹。你站在哪一边?成为冰冻的液压机吗?或者你只是想和忠诚的比尔一起巡视一番吧?

这就是我在这篇文章中所讨论的世界性健康问题所展现在 我们及我的朋友们面前的景象。我似乎听到了关于一把人身攻击剃刀以及某些由于创造了“比尔”这地方而出名的态度鄙琐、目光短浅的假艺术家的喃喃低语,你听见了吗?那剃刀属于一个名叫奥卡姆的男人,但他并非是一个疤痕收藏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说:“如果一个命题不是必需的,那它就是毫无意义的,接近于意义之零。”

“如果你不需要麻醉品,难道还有别的什么比它更为无用吗?”

回答:“吸毒者们,只要你们不依赖毒品就会万事大吉。”

让我来告诉你们吧,孩子们:我听过不少乏味的议论,结论是没有别的会上瘾的药类具有类似那古老的热性麻醉品的“减速”性质。现在你们这些海洛因瘾君子都已变得金口难开,这我倒还能够忍受。可是那些鸦片烟客由于仍然拥有一顶篷帐和一盏烟灯,却是活跃异常;或许有七个、九个、十个人,犹如冬眠的爬虫,横陈竖卧在那里,维持着足以进行谈话

^① 美国俚语,对那些具有颇为可疑的医学价值,作为万用药出售的混合液体的称呼。

的温度：别的吸毒者是何等的低贱呵，而我们——我们却拥有这顶帐篷和这盏灯和这顶帐篷和这盏灯和这顶帐篷和惬意与暖和此处惬意与温暖惬意此处惬意外面寒冷……寒冷外面那儿毒品吞吃者与注射者将活不了两年活不了六个月根本就活不下去街头流浪汉四处飘泊没有区别……可我们却能安坐此地而且永远无需增加服食量……永不——永不增加服食量永不只是今晚是个特殊场合所有的毒品吞吃者和注射者都在那寒风中徘徊……我们永不吞吃永远永远永不吞吃……请原谅我到那“生命剂之源”去时见过他们都是把鸦片丸封藏入袋而后再用一只戴着指套和家传珠宝的手指混合着大便把它塞进屁股里去的。

空处允许再进一个人来，先生。

噢即便那录音机开始了第十亿光年次转动那磁带也永不可能迫使我们非吸毒者采取激烈的行动以及把一般人与吸毒者区分开来。

保护你免于这可怕危险的唯一方法是上这儿来和卡律布狄斯①同居一室……好好享受吧孩子……糖果与香烟。

我在那营地中度过了十五年。进去出来进去出来进去出来，眼下是历经沧桑又恢复如初。所以不妨听从比尔·巴勒斯老叔叔——他根据液压千斤顶的原理发明了“巴勒斯添加机调节器”，这鬼玩意儿不管你怎么牵拉手柄对指定的人与物来说结果总是千篇一律——的忠告。早些接受我那种训练……你说呢？

全世界戒毒的孩子们，团结起来！除了那些贩毒者，我们

将一无所失，而他们只是赘余之物。

在你走下去和那些歧途之众会合在一起之前，顺着那条吸毒之路俯视俯视一番吧……

这是给聪明人的忠告之言。

——威廉·巴勒斯

① 希腊神话中波塞冬和该亚的女儿。因为偷赫拉克勒斯的牛，被宙斯用雷击死，成为一个有着巨大旋涡的海底大岩洞。

我能感觉到热量正在逼近，感觉到它们在那儿移动，指派邪恶的木偶囚徒，对着我在华盛顿广场车站扔掉的量匙和滴管哼哼唧唧，成拱形围住入门处的旋转式栅门，然后顺着铁梯涌下两层平台，攫住了一列进城的火车……一个年纪很轻，气度不凡，理着短发、佩着长青藤联合会徽章、颇有经理派头的同性恋家伙为我撑住了转门：显然我正是他心目中的“人物”。你们都熟悉他这种人：在酒吧招待和汽车司机簇拥下露脸；对设置圈套和诱骗之事津津乐道；用昵称招呼内迪克店里的伙计；一个十足的蠢货。那个穿着白色军用胶布雨衣（幻想着是穿着这种雨衣在跟踪某人——我估计他是试图不引人注目）的缉毒探子恰好在此时猛冲到了月台上，他左手抓着我的那些玩意儿，右手放在枪套上，即使未开口，我都能听到他说话的那口气：“伙计，我想你掉了什么东西吧。”

然而地铁已经在移动了。

“回见，小子。”我大吼一声，接着才观察身边那个同性恋者。我凝视着他的眼睛，注意到他那雪白的牙齿、被佛罗里达阳光晒黑的皮肤、二百美元一套的雪克斯金呢西装和紧紧扣上的布鲁克斯兄弟服装公司生产的